石湾陶艺惊台北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廖洪标大师在台北

瘦小、黝黑、家常衣裤，廖洪标看上去像街上擦肩而过的一位退休工人。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冠盖云集的“石湾陶魂”开幕式上，作为主角的他最朴素、谦和、不起眼，在惯常的社交套子中有点茫然和无措。轮到他讲话，他说：“我不会说话，只会念稿”，掏出一张纸，中规中矩地对着麦克风，一长串感谢的名单：收藏者、策展人、摄影师，只有一句脱稿而出，却给记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些（指展品）都是我的心血”。

廖洪标是有福的，因为他的心血凝结而成的，是足以令人走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喊一声“大师”的陶塑，这些作品足以跨越他的个体生命和眼前的热闹，流传后世。

台北历史博物馆6月28日至8月11日展出“石湾陶魂——廖洪标陶塑艺术展”，来自广东的廖洪标的40件陶塑作品，令以陶艺文创为自豪的台北惊艳。廖洪标的作品传递出一个信息：最朴素的，可以是雅致的；最传统的，可以是最有想象力的。

在廖洪标的透明釉观音像前，如果你静心与塑像对视，会突然发现细细一线的观音眼睛里有双眸闪动，而且有眼神光笼罩住你，令你一刹那接近温柔慈悲，很多已经漠然的道理和感情回归身心。此时，眼前的艺术最重要，窗外池塘里的荷花最重要，而平日里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变得模糊起来。有些东西，你以为它必须，它也许是虚妄。

这是廖洪标的观音像给我的体验，而另一位流下眼泪的参观者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陶土如何通过廖洪标的手凝聚成这样的观音：一手倚石，一手搭膝，长裙裸足，高髻袒胸，一只脚踩盛开莲花，庄严；一只脚弯跨石上，自在。而庄严自在不只是靠造型成全，靠的是丝绸质感的衣纹、粒粒饱满的珠串、千丝万缕的发式、光泽如生的皮肤。这样一座塑像，当你与她相遇，已视她为菩萨。

给塑像以生命，这要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技艺，也要有常人无法抵达的生命体验。廖洪标的释迦牟尼像，没有众人印象中的庄严圆满，而是赤裸上身，筋骨毕现，垂肩低首。我一边看塑像一边打量同样瘦削的廖洪标，想，这个面貌平凡的老人心中有一个大不相同的佛祖，他又有惊世的勇气将心中的佛祖呈现出来。他的佛祖与芸芸众生的苦难交缠，但却面目安祥，额头光洁，打坐的赤脚和虽松弛但仍保持的手印传达出信仰的光辉与力量，仿佛告诉世人，苦难可以不令人折腰，可以令人贵重。

廖洪标不说理论，没有新名词，也没有艺术家的气场，记者几次提问，得到的都是家常的回答。“我一炉一炉地试，试了半年，才找到这个蓝”，“作品在未出炉前，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配土、造型、刻画、炉温都没问题，但一出炉，这里那里就会和我想的不一样，就毁掉，再做。”廖洪标年近八旬，出生于广东石湾陶艺世家，父亲廖作民和堂伯父廖坚均为知名的石湾陶艺家。他15岁起临摹父亲及前辈的作品，1959年拜师陶艺大师刘传，深入领悟石湾传统技艺。无论是在陶艺合作社、陶瓷厂还是退休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精彩的作品获各种奖项，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1993年他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2年被评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别说台湾，就是大陆说到陶瓷也只知景德镇不知石湾镇，不知道“景德瓷，石湾陶”这句老话。不同于景德镇的官窑地位，位于广东佛山的石湾镇一直生产日用陶瓷，但也正因为是民窑，渔、樵、耕、读、牧全都入瓷，生活场景、家畜菜蔬、传说故事、喜怒哀乐百无禁忌，比如清末一件陶夜壶，上画金发蓝眼洋人，表达当时老百姓对西方入侵者的愤恨。石湾陶瓷排列开来，有专家称其为中国民俗大百科。

虽是民窑，南宋时期，权力中心南迁，北方名窑的技艺传到岭南，定、汝、官、哥、钧诸官窑产品被石湾模仿得惟妙惟肖，八大瓷系的造型、釉色、装饰手段融进石湾陶瓷，令石湾陶瓷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产品销往海外。

石湾陶艺的厚重成就了廖洪标，廖洪标这样一生以心血研磨陶艺的大师们又将石湾陶艺捧进艺术殿堂。“廖洪标的作品，为台湾陶艺创作者提供了极佳的观摩机会。”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说。

丰年乐

观音像

释迦牟尼像

赴台游 当心狂犬病

木　曰

7月22日，台湾出现首例感染狂犬病的鼬獾咬人事件。台东县东河乡一名男子晚间在家里用电脑时，一只动物突然跑进来爬上他的颈部，他本能地挥手驱赶，左手食指被咬伤。这名男子以笼子扣住小动物，并马上到医院打针。回到家却发现笼中的动物死了，他联想到媒体近日报道台湾又出现狂犬病的新闻，将死亡动物送到台东县防疫所，经检验，这是一只感染了狂犬病的鼬獾。

台防疫人员介绍，鼬獾为夜行性动物，一般看到人挥手会躲开，但这只鼬獾不但跑进民宅，还咬人，表明已经感染狂犬病、不再怕人。

台湾去年开始陆续在南投鱼池乡、鹿谷乡和云林古坑发现死亡鼬獾，今年7月16日专家判定鼬獾是感染狂犬病毒死亡。从发现鼬獾死亡到检验出结果已经历时1年，不少台湾民众担心疫情已经蔓延。

有台湾医学专家认为，鼬獾活动范围很大，不会只在一两个地区活动，“现在可以讲很白，整个台湾山区可能都是疫区”。还有专家担心，其他的野生哺乳类动物也有可能被传染，疫情尚在潜伏期还未爆出。

现在正值暑期赴台游高峰，台湾各山区景点、森林游乐区等是大陆游客爱到之地。专家提醒大陆游客不要靠近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型小动物，更不要喂食、招逗、合影等，远离狂犬病毒。

台疾管局副局长周志浩表示，此前，台湾发生最后一起人感染狂犬病例是在1959年，最后一起动物感染是在1961年。现在狂犬病又出现，而且台湾去年输出猫狗8000多只，若疫情持续扩大，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目前，台“疾管局”已采购1000剂疫苗，发放到发现死鼬獾的山区，并呼吁民众务必给宠物猫、狗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看到野生动物一定要避开”。

我的路是千山万水 我的花是万紫千红
百岁诗人纪弦辞世

文　慧

本周，台湾现代诗开山鼻祖纪弦以百岁高龄在美国加州辞世。

诗人郑愁予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说：“纪弦在整个中国现代诗史上，是一个巨人。要谈纪弦的重要与影响，即使写一本书都说不完。纪弦把现代派的火把带到了台湾。”郑愁予心目中的纪弦诗风独树一帜，语言肌里绵密，音乐性强烈，且白话、俚语皆入诗。尤其《独步的狼》等代表作品，“迄今可说是还没有人能超越其上”。

纪弦1913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1929年开始创作，在上海以“路易士”为笔名发表新诗。1948年纪弦到台湾，把“五四”新诗运动传承到台湾。他于1953年在台创办《现代诗》季刊，发出新诗再革命的号召，开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大陆诗人伊沙评价道，胡适、郭沫若开创了中国现代诗，艾青让现代诗更为本土化、更有时代感，纪弦则让中国的现代诗走进了现代主义，“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纪弦曾写《还我钓鱼台》一诗，表达中华儿女守土护国的情怀。纪弦的儿子说，今年有人要在一场活动上朗诵这首诗，把“黄帝子孙其若何”写成“皇帝子孙其若何”，父亲一眼看出这一字之差。

港妈检讨“四宗病”

小　夏

香港家庭教育学院近日做了一项港童竞争力的调查，访问近800名小学至初中学生的家长，得出结论：港童的抗压和独立能力低。数据显示，四成港童处理问题时会闹脾气或逃避，三成会找父母代为处理。四成港童在自理能力、创作力和自信心方面均被父母评为不合格。

据此，香港家庭教育学院主席狄志远认为，香港父母在管教子女时会犯下四大通病：为子女处理过多事情、放大问题削弱子女自信、把成绩视为一切而不理会子女的兴趣、忽略子女的天赋。他建议香港的家长不要过分安排学习日程，应鼓励子女多元发展，加强子女的创造力、解决困难的能力和人际沟通技巧，以提高子女的竞争力。

狄志远举例说，朋友的女儿读小学6年级，从来都考全年级前3名，但她经常向父母抱怨被老师及同学排挤，以致曾转校三四次，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家长要求太高，女童根本应付不了，以致她没被选为风纪队长或学校代表时便称被排挤，把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甚至幻想被伤害，结果母亲要带女儿看精神科。

香港的电台主持人邓蔼霖坦言曾犯所有港妈会犯的错，即用放大镜来看儿子的缺点，常拿儿子的成绩与其他小朋友比较，以致母子关系变差。直到儿子8岁时，她发现儿子把自己画成女巫，“他把我画得很丑，然后像打小人般用笔一直戳，我才知道原来他憎恨妈妈”。自此邓蔼霖改变管教方法，不再打骂，发现儿子对英语有兴趣，便鼓励他多阅读，令母子关系改善，后来儿子不但取得硕士学位，更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体验花莲 丰年节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花莲的街道一点也不堵，出租车却以步行般的龟速缓缓游走。“车子坏了吗？”记者忍不住问，司机回答：“没有啦，慢点好，比较安全。”早已习惯北京与台北的争分夺秒，花莲出租车让我见识了这个城市的悠闲。

司机大叔开得慢，主要是他想帮我规划一下花莲该怎么玩。“要吃海鲜可以去七星潭，吃过晚饭正好可以去看丰年祭……太鲁阁一定要看，还可以去坐热气球……”不紧不慢的语气就像老朋友一样熟稔。在花莲玩什么？这是个问题，因为选择有点多。这里既有大山又有大海，坐拥号称世界奇观的太鲁阁大峡谷，放眼就是湛蓝的太平洋，绮丽的花东纵谷，还有众多各具创意的民宿以及热情似火的少数民族风情。

我们的第一站是花莲少数民族联合丰年节。花莲有阿美人、布农人、噶玛兰人、太鲁阁人、撒奇莱雅人、赛德克人六大部族。每年夏天，台湾少数民族都要举行丰年祭，祈祝风调雨顺，来年丰收。

过去，丰年祭一直带着神秘色彩，一些部族的丰年祭甚至禁止外人在场。根据各自的民俗信仰，不同族群的丰年祭活动形式不一，比如阿美人的小米祭、噶玛兰人的海祭、卑南人的收获祭。近些年，花莲市政府组织各部族合办丰年节，这项活动如今成了民众和游客大家齐参与的文化盛事。

7月19日，丰年节以踩街嘉年华方式拉开序幕。记者到达花莲的7月20日，丰年节在大运动场举行。除了各族头目举行祭祀祈福仪式以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穿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年轻男女，呈现原汁原味的各族民族歌舞。

除了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丰年节还带了几许台湾综艺节目的味道。主持人时不时会开两句玩笑：“看见前排跳舞的美丽姑娘没有？我透露一个秘密，她还是单身……”3位少数民族歌手的现场演唱是一直不停的背景音乐，很多歌近乎没有词，只是重复充满部落风情的旋律。

丰年节的高潮其实在表演结束之后。所有观众都跑进运动场，几乎把场子撑满，花莲县县长傅崐萁夫妇在台中间领舞，大家手拉手，一曲接一曲跳个不停。丰年节持续4天，每天节目不同。除了歌舞，各种少数民族小吃、手工艺品都会在现场集中贩售，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不容错过。

各部落兄弟姐妹在丰年节上尽情舞蹈。王　平摄

第二站是赏鲸之旅。花莲地处台湾东部，被西边的中央山脉和东边的海岸山脉夹持，交通不便让工业远离，这反而成就了一片免受工业污染的“世外桃源”。海岸山脉如刀般纵切入水，离岸很近水深就达四五百米，造就各种海洋生物的幸福乐园，海豚与鲸鱼最喜欢在这片海域觅食嬉戏。

“看到鲸豚的几率高达95%”，船长说：“因为现在有各种电子侦测手段。”果然，开船仅仅半小时，眼尖的同伴就看到了远处水面下的黑色身影。等船开近，灰色的长鼻飞旋海豚完全没有羞态，一条接一条在船头跳跃，似乎在给船领航，有的海豚贴近船舷，眼看马上就要被擦撞到，却在一转眼间消失无踪。

很难形容看海豚的心情，不仅仅是惊喜，更多地是一种生命礼赞般的感动。绿绸缎般澄澈通透的海水中，这些美丽的生物如此自由轻盈，欢快又友善，一切负面情绪与此时此地无缘。“海豚很喜欢和船玩，因为我们花莲人对它们很好，很注意保护它们，如果你伤害过它，它一见你就跑了。”解说员的话，传递出人与自然之间简单又深刻的道理。

其实，去花莲看太鲁阁、体验少数民族文化，或是赏鲸、坐热气球固然很好，但随便找一个民宿住下，悠闲地吃早点、喝下午茶，在长青苔的老房子中间闲逛，或者在七星潭的石头沙滩上躺一下，欣赏被白亮的云彩染成银色的太平洋，有空也可以去生态鱼场挖一挖黄金蚬（花莲出产的一种淡水贝类），也是现代都市人的难得享受。